

[2018 松園詩歌月個人組朗讀詩作]

《第一輪選詩：甲類》／陳黎 譯

●小林一茶（1763-1827）：俳句兩首

「春來了……」

第一音方出，

四野皆綠

☆春立といふばかりでも草木哉

（日文原詩，供參考）

三不五時

像相撲選手般翻滾過來……

一陣松風

☆間々に松風の吹角力哉

（日文原詩，供參考）

●小林一茶（1763-1827）：俳句兩首

夏日原野——

一陣雷聲迴響於

我的空腹裡……

☆空腹に雷ひびく夏野哉

（日文原詩，供參考）

一尺長的瀑布

聲，就讓

黃昏涼起來了

☆一尺の滝も音して夕涼み

（日文原詩，供參考）

●小林一茶（1763-1827）：俳句兩首

初雪——

一、二、三、四

五、六人

☆初雪や一二三四五六人（1821）

（日文原詩，供參考）

下下又下下，

下又下之下國——

涼快無上啊！

☆下下も下下下下の下国の涼しさよ

（日文原詩，供參考）

●小林一茶（1763-1827）：俳句兩首

美哉，紙門破洞，

別有洞天

看銀河！

☆うつくしやしょうじの穴の天の川（1813）

（日文原詩，供參考）

冬日幽居：

冬季放屁奧運會

又開始了……

☆屁くらべが又始るぞ冬籠（1816）

（日文原詩，供參考）

●小林一茶（1763-1827）：俳句兩首

有人的地方，

就有蒼蠅，

還有佛

☆人有れば蠅あり仏ありにけり

（日文原詩，供參考）

在盛開的

櫻花樹下，沒有人

是異鄉客

☆花の陰赤の他人はなかりけり

（日文原詩，供參考）

●黃真伊（?-1530?）：時調一首

我要把這漫長冬至夜的三更剪下，

輕輕捲起來放在溫香如春風的被下，

等到我愛人回來那夜一寸寸將它攤開。

동짓달 지나긴 밤을 한 허리를 베어내어

춘풍 니불 아래 서리서리 널었다가

어른님 오신 날 밤이여든 구뽀구뽀 펴리라

（韓文原詩，供參考）

●黃真伊（?-1530?）：時調一首

青山裡的碧溪水啊不要誇耀你的輕快，

一旦流到滄海你將永遠無法再回來，

明月滿空山何不留在這兒與我歇息片刻。

청산리 벽계수야 수이감을 자랑마라

일도창해하면 다시오기 어려워라

명월이 만공산하니 쉬어간들 어떠리

（韓文原詩，供參考）

《第一輪選詩：乙類》／陳黎 譯

佩脫拉克 (Petrarch, 1304-1374)

●多幸福啊，此日，此月，此年

多幸福啊，此日，此月，此年，
此季，此刻，此時，此一瞬間，
此美景，此地：一對美目
和我相遇，將我綑綁。

多幸福啊，與愛合而為一時
初嚐的甜蜜煩躁，
穿刺我的弓與箭，
深達我心的傷口。

多幸福啊，呼喚勞拉之名時
我散布的眾多語詞，
還有嘆息，眼淚和渴望。

多幸福啊，讓她美名遠播的
我所有的詩篇，還有我的心思——
只繫繞著她一人，別無他人他物。

龍薩 (Ronsard, 1524-1585)

●當你老時

當你老時，在黃昏，點著燭火
坐在火爐旁邊，抽絲紡紗，
吟詠著我的詩篇，讚嘆之餘說道：
「龍薩在我年輕貌美時歌頌過我。」

你的女僕們因勞累而半入夢鄉，
一聽到這個消息，沒有一個
不被我的名字驚醒，欣羨
你芳名有幸，受到不朽的讚美。

那時，我將是地底無骨的幽魂，
在桃金娘樹蔭下靜靜長眠；
你將成為爐邊一名佝僂老婦，

懊悔曾驕傲地蔑視了我的愛。
生活吧，聽信我的話，別待明天：
趁今天就把生命的玫瑰摘下。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十四行詩第 18 首

我該把你比擬做夏天嗎？
你比夏天更可愛，更溫婉：
狂風會把五月的嬌蕊吹落，
夏天出租的期限又太短暫：
有時天上的眼睛照得太熱，
他金色的面容常常變陰暗；
一切美的事物總不免凋敗，
被機緣或自然的代謝摧殘：
但你永恆的夏天不會褪色，
不會失去你所擁有的美善，
死神亦不能誇說你徘徊其陰影，
當你隨永恆詩行與時間同久長：
只要人們能呼吸或眼睛看得清，
此詩將永存，並且給予你生命。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十四行詩第 71 首

當我死時不要再為我悲哀，
當你聽到陰鬱沉重的鐘聲響起，
向世人通告說我已經離開
這濁世去和最穢濁的蟲蛆同棲：
不，如果你讀到此詩，不要回想
書寫它的手，因為我愛你至深，
情願被你甜蜜的思緒遺忘，
如果想起我使你悲傷頓生。
噢，我說，如果你看到這詩，
那時我或已和泥土混為一團，
請你連我可憐的名字都不要提，
就讓你的愛隨著我的生命消散；
免得精明的世人看透你傷心處，
讓你在我死後跟著我一同受辱。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十四行詩第 73 首

在我身上你可看到那樣的景致，
黃葉或盡落，或孤零三兩片
懸掛於寒風中顫抖的樹枝——
荒廢的唱壇，鳥兒們不再歡唱。
在我身上你可看到這樣的黃昏，
日落西方，餘暉逐漸消匿，
很快，黑夜那死亡的化身，
會將它席捲而去，讓一切安息。
在我身上你可看到這樣的火光，
一閃一閃枕著其青春的灰燼，
像躺在終將斷魂的臨終之床，
被原先滋養它的東西所耗盡。
明乎此，你會愛得更堅貞，
會珍愛那你旋將永別的人。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1564-1616)

●十四行詩第 130 首

我情人的眼睛一點也不像太陽；
珊瑚都比她的嘴唇要紅得多；
如果雪是白的，她的乳房就是黑的；
如果髮如絲，她頭上長的是黑鐵絲；
我見過紅白相間的玫瑰，又紅又白，
但在她的雙頰我看不到這樣的玫瑰；
有些香水散發的香味，要比
我的情人吐出的氣息叫人沉醉；
我愛聽她說話，但是我很清楚
音樂的悅耳遠勝過她的聲音；
我承認我沒見過女神走路——
我的情人走路時腳踏在地上。
但是天啊，我覺得我的愛人之美
不下於任何被亂比一通的女性。

米蕾 (Millay, 1892-1950)

●我的唇吻過誰的唇

我的唇吻過誰的唇，何處，為何，
我已經忘記，而誰的手臂又曾經
讓我的頭安枕到天明；今夜
雨中鬼影幢幢，拍打復嘆息於
窗玻璃上，並且側耳等候回答，
一股隱隱的疼痛在我心中湧起
為那些已忘卻的少年，他們再不會
一聲吶喊，向我奔來，在午夜時分。
孤寂的樹，如是，兀立在冬日，
不知道一一消失的是什麼鳥兒，
只知道它的枝頭比以前淒清；
我說不出什麼愛情來了又去，
只知道夏天曾經在我的身上
短暫歌唱過，而後不再歌唱。

勃朗寧夫人 (E. B. Browning, 1806-1861)

●我如何地愛你？

我如何地愛你？讓我逐一細數。
我愛你，愛到我的靈魂於玄冥中
探索存在和完美神恩的極限時
所能企及的深度、廣度、高度。
我愛你，就像陽光下燭火邊
每日不待說出口的需求那般。
我自由地愛你，如人爭取正義，
我純粹地愛你，如人不求稱譽。
我愛你，以我往昔悲痛時日
所用的熱情，以我童年信念。
我愛你，用那似已隨我的聖者
消失的我的愛——我愛你，用我
一生的呼吸微笑淚水——而且
倘神意如此，死後我會更愛你。

羅塞蒂 (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

●第一天

但願我能記得你遇見我的
第一天，第一個小時，第一刻，
那季節是明亮或暗晦，可能是
夏天或冬天，我已難說。
它悄然流失，我一無所記，
我太無知，不能看見或預見，
我太遲鈍，沒注意到我這樹的
蓓蕾還要許多年才能開成花朵。
如果我能回想起它，這眾日中
特別的一日，該多好！我任它
來去無蹤，彷彿舊雪消融。
當時看來微不足道的竟如此重要！
但願此刻我能記起那一觸，
手與手的第一觸！——當時卻不懂！

葉慈 (Yeats, 1865-1939)

●當你年老

當你年老，灰白，睡意正濃，
在火爐邊打盹，取下這本書，
慢慢閱讀，夢見你眼中一度
發出之柔光，以及深深暗影；

多少人愛你愉悅丰采的時光，
愛你的美，以或真或假之情，
祇一個人愛你朝聖者的心靈，
愛你變化的容顏蘊藏的憂傷；

並且俯身紅光閃閃的欄柵邊，
帶點哀傷，喃喃低語，愛怎樣
逃逸，逡巡於頭頂的高山上
且將他的臉隱匿於群星之間。

巴列霍（Vallejo, 1892-1938）

●白石上的黑石

我將在豪雨中的巴黎死去，
那一天早已經走進我的記憶。
我將在巴黎死去——而我並不恐懼——
在某個跟今天一樣的秋天的星期四。

一定是星期四，因為今天（星期四）當我提筆
寫這些詩的時候，我的手肘不安得
厲害，而從來從來，我不曾
感覺到像今天這樣的寂寞。

西撒·巴列霍他死了，每一個人都狠狠地
錘他，雖然他什麼也沒做。
他們用棍子重重地揍他，重重地

用繩索；他的證人有
星期四，手肘骨
寂寞，雨，還有路……

巴列霍（Vallejo, 1892-1938）

●帽子，大衣，手套

在法蘭西劇院對面，有一家
攝政咖啡館，裡面有個隱密的
空間，有一張扶手椅和一張桌子。
我走進時，靜止的灰塵都站起身來。

在我橡膠般的雙唇間，有根
點燃的香煙，迷濛煙色中可見
兩股濃煙——彷彿咖啡館的胸腔，
而胸腔中，哀愁的鐵銹深深。

重要的是秋天自我移植接枝為更多秋天，
重要的是秋天應當把自己與新芽，
雲朵，學期合成一體；與顴骨，與皺紋。

重要的是瘋狂地去聞，去追問
雪有多熾熱，烏龜是如何地轉瞬即逝，
「如何」有多簡單，「何時」有多急促！

聶魯達（Neruda, 1904-1973）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 4 首

你將記得那變化莫測的溪谷，
在那兒甜甜的香氣上揚、顫動，
有時候飛來一隻鳥，穿著
水色和悠然：冬天的衣飾。

你將記得那些大地饋贈的禮物：
暴躁的芬芳，金黃的泥土，
灌木叢中的野草，瘋狂蔓生的樹根，
利如刀劍的奇妙荊棘。

你將記得你帶來的花束，
陰影與寂靜之水的束，
彷彿綴滿泡沫的石頭般的花束。

那段時光似乎前所未有，又似乎一向如此：
我們去那裡，一無所求，
卻發現所有的東西都在那兒等候。

聶魯達（Neruda, 1904-1973）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 45 首

別走遠了，連一天也不行，因為，
因為，我不知該怎麼說，一天是很漫長的，
我會一直等著你，彷彿守著空曠的車站，
當火車停靠在別處酣睡。

別離開我，連一小時也不行，因為
那樣點點滴滴的不安會全數浮現，
四處流浪覓尋歸宿的煙也許會飄進
我體內，絞勒住我迷惘的心。

啊，願你的側影永不流失於沙灘，
啊，願你的眼皮永不鼓翼飛入虛空：
連一分鐘都不要離開我，最親愛的，

因為那一刻間，你就走得好遠，
我會茫然地浪跡天涯，問道：
你會回來嗎？你打算留我在此奄奄一息嗎？

《第二輪選詩》（中譯／陳黎）

巴列霍（Vallejo, 1892-1938）

●疲憊的循環

有欲續的願望，想愛，想不離開，
也有欲死的願望：兩股沒有地峽
隔開，互相搏鬥的相反的海流。

有欲得奪命的偉大一吻的願望，
完成於火一般垂死掙扎之苦的非洲，
自殺性的！

有不想要有願望……的願望，啊上帝，
我把我弒神之指指向你：
有不想要有一顆心的願望。

春天返回，返回而又將離去。而上帝
彎身於時間裡，自我重複地，走過又走過，
背上扛著宇宙的脊柱。

當我的太陽穴擊響它們哀傷之鼓，
當鐫刻於匕首上的我的夢刺傷我，
有讓自己永棲於這行詩的願望！

巴列霍（Vallejo, 1892-1938）

●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孩

憤怒使大人碎成許多小孩，
使小孩碎成同量的鳥，
而鳥，隨後，碎成許多蟲卵；
窮人的憤怒
以一瓶油對抗兩瓶醋。

憤怒使樹碎成許多樹葉，
使樹葉碎成不同量的葉芽，
使葉芽碎成許多需要用望遠鏡看的狹縫；
窮人的憤怒
以兩條河對抗眾多海。

憤怒使美善碎成許多疑慮，
使疑慮碎成三個相似的圓弧，
而圓弧，隨後，碎成許多未料及的墳墓；
窮人的憤怒
以一塊鐵對抗兩支匕首。

憤怒使靈魂碎成許多肉體，
使肉體碎成許多不相似的器官，
而器官，隨後，碎成一分為八的思想；
窮人的憤怒
以一核心之火對抗兩個火山口。

辛波絲卡（Szymborska, 1923-2012）

●致謝函

我虧欠那些
我不愛的人甚多。

另外有人更愛他們
讓我寬心。

很高興我不是
他們羊群裡的狼。

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寧靜，
我感到自由，
那是愛無法給予
和取走的。

我不會守著門窗
等候他們。
我的耐心
幾可媲美日晷儀，
我了解
愛無法理解的事物，
我原諒
愛無法原諒的事物。

從見面到通信
不是永恆，
只不過幾天或幾個星期。

和他們同遊總是一切順心，
聽音樂會，
逛大教堂，
飽覽風景。

當七座山七條河
阻隔我們，
這些山河在地圖上
一目了然。

感謝他們
讓我生活在三度空間裡，
在一個地平線因變動而真實，
既不抒情也不矯飾的空間。

他們並不知道
自己空著的手裡盛放了好多東西。

「我不虧欠他們什麼，」
對此公開的問題
愛會如是說。

辛波絲卡（Szymborska, 1923-2012）

●在熙攘的街上想到的

臉孔。
地表上數十億張臉孔。
每一張都顯然不同於
過去和以後的臉孔。
但是大自然——有誰真了解她呢——
或許厭煩了無休止的工作
因而重複使用先前的點子
把曾經用過的臉
放到我們臉上。

與你擦肩而過的也許是穿牛仔褲的阿基米德，
披著大拍賣零售衣的凱薩琳女皇，
某個提公事包、戴眼鏡的法老王。

來自還是小鎮華沙的
赤腳鞋匠的寡婦；
帶孫子去動物園，
來自阿爾塔米拉洞窟的大師；
正要去美術館欣賞一下藝術，
頭髮蓬亂的汪達爾人。

有些臉孔出現於兩百個世紀前，
五世紀前，
半世紀前。

有人搭金色馬車而來，
有人乘大屠殺的列車而去。

蒙特祖馬，孔子，尼布甲尼撒，
他們的看護，洗衣婦，以及賽密拉米斯
——只用英文交談。

地表上數十億張臉孔。
你的，我的，誰的——
你永遠不會知道。
大自然必是想愚弄我們，
而且為了趕上進度，充分供貨，
她開始自遺忘的鏡子
打撈那些早已沉沒的臉。

辛波絲卡（Szymborska, 1923-2012）

●初戀

他們說
初戀最重要。
非常浪漫，
但於我並不然。

有什麼東西在我們之間，又好像沒有。
有什麼東西來了，又走了。

我的手沒有發抖
當我湊巧翻到那些小紀念品，
一捆信用繩子綁著
——沒有用什麼絲帶。

多年後僅有的一次碰面：
兩張椅子隔著一張
冷桌子談話。

其他戀情
在我體內氣息長在，
這個呢，連嘆個氣都困難。

然而正因為如此，
其他戀情做不到的，它做到了：
不被懷念，
甚至不在夢裡相見，
它讓我初識死亡。

聶魯達（Neruda, 1904-1973）

●失竊的樹枝

在夜裡我們將進去
竊取
一根開花的樹枝。

我們將爬過牆
摸黑於外星花園中，
陰影裡的兩個影子。

冬天尚未離去，
蘋果樹現身，
突然變成
一條芬芳的星光瀑布。

在夜裡我們將進去
至其顫抖的穹蒼，
你的小手和我的手
將竊取那些明星。

然後靜默地，
往我們的屋子，
在夜與陰影裡
跟著你的腳步踏入
無聲的香氣之階，
跟著星光閃爍的腳
進入春天明澈的身體。

茨維塔耶娃（Tsvetaeva, 1892-1941）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個小鎮，
共享無盡的黃昏
和綿綿不絕的鐘聲。
在這個小鎮的旅店裡——
古老時鐘敲出的
微弱響聲
像時間輕輕滴落。
有時候，在黃昏，自頂樓某個房間傳來
笛聲，
吹笛者倚著窗牖，
而窗口大朵鬱金香。
此刻你若不愛我，我也不會在意。

在房間中央，一個磁磚砌成的爐子，
每一塊磁磚上畫著一幅畫：
一顆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而自我們唯一的窗戶張望，
雪，雪，雪。

你會躺成我喜歡的姿勢：慵懶，
淡然，冷漠。
一兩回點燃火柴的
刺耳聲。
你香煙的火苗由旺轉弱，
煙的末梢顫抖著，顫抖著
短小灰白的煙蒂——連灰燼
你都懶得彈落——
香煙遂飛舞進火中。

賽弗爾特（Seifert, 1901-1986）

●罪惡之城

工廠老闆，拳擊手，百萬富翁，
發明家與工程師之城，
將軍，商人與愛國詩人之城，
挾其黑色罪惡，已然超過上帝憤怒的界限：
上帝因而震怒。
千百次祂威脅要對這城市報仇——
硫磺、火與雷電之雨傾盆而下，
而千百次祂又生憐憫之心。
因為祂牢記著祂曾應許的諾言：
祂不會摧毀他的城，即便只為兩個義人，
而上帝的諾言當常具其效力：

就在這時一對戀人走過公園，
呼吸著花正開的山楂樹叢香味。

達菲（Carol Ann Duffy, 1955-）

●薛西弗斯太太

推石頭上山就是他，蠢蛋。
我稱之為石頭——更接近一間教堂的大小。
他初次動身時，它讓他苦惱，
而今它惹惱了我，還有他，十足的傻子。
我可以用一把短劍對他做出狠事。

想想額外的好處，他說。
額外好處有什麼用，我尖叫，
當你連彈開軟木塞
或去公園散個步的時間都騰不出來？
他是白痴。
方圓數哩內的人們圍聚過來張口瞠目呆看。
他們認為那真是怪癖，
有點像在胡鬧。
更貼切的說是窮極無聊。
他簡直是對月
吠叫——
那塊他媽的石頭才剛推上去
就一路往下
滾回原處。
而他怎麼說呢？
不可卸責——
敏捷如鷹，
瘦如鯊魚，
不可卸責！

但我在暗夜裡獨眠，
覺得自己有如諾亞的妻子
當他埋頭打造方舟，
有如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的妻子。
我的聲音淪為粗嘎的牢騷，
我的微笑淪為扭曲的假笑；
而他在山上越來越深的黑暗裡，
百分之一百以上地投入他的工作。

譯註：薛西弗斯（Sisyphus）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卓越
超凡的智慧惹惱了眾神，罰他承受推大石上山卻永無到達山
頂之日的命運。

陳黎（1954-）

●藍色十九擊

藍。
花籃。
花蓮藍。
花蓮藍調。
花蓮藍調動。
花蓮藍調動山。
花蓮藍調動山嵐。
花蓮藍調動藍花籃。
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籃。
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灌籃。
花蓮藍調動山嵐海瀾如常。
花蓮藍調動山嵐海瀾，神出神。
一時難解出奇沉默便秘而不宣。
美神裙下春光溢出籃外一覽無遺。
透明神棍失手落凡接二連三響亮海。
有幸得窺藍波神采飛溢色興庶乎通靈。
大宇宙鼓樂敲打做神的樂器彷彿若有聲。
憑藉無形箜篌詩人彈出香氣賀彼石破天驚。
也讓專注聆聽的處子們和花瓶暗中醞釀破身。

陳黎（1954-）

●溜冰課

秋天的月光，和
春天的月光一樣
穿的是月光牌
溜冰鞋

今夜，我感謝它
跳過情人遠去多年的
對面李小姐的窗台，且
無視隔壁巷子幾戶人家
水池的漣漪和笑聲
以我的心為
溜冰場

它知道它夠空曠
足以容納它一路上踩到
黏到的悲傷，並且可以
讓它從容撥掉星塵
更換不同顏色、溫度的
鞋帶，一一擊退前來
挑戰的歷屆花式蝶式
告別式不告而別式
冠軍

「啊，是宇宙杯冠軍了！」
「小聲點，」它說
「是小宇宙……」

陳黎（1954-）

●龜山朝日

龜山島——
永遠不會在龜兔賽跑後兔脫
而去，我們兔起鶻落的台灣島
造型獨一無二的 3D 門鈴

昨夜，星子們與月光
送來的高脂、低脂牛奶
島嶼南北各地小寶寶們
加熱喝完甜甜入睡後
有些，賞味期限未過
被夜央後海邊依偎流連的戀人們
妥存在記憶裡適時回味
有些，拂曉前仍四處輕顫留香
引誘早起的鳥兒垂涎
而自認忍了一夜奶臭的太陽已等不及
性急地大力按鈴，將紅澄澄、金閃閃
且帶著些許龜鈴膏味道的一大桶一大桶
柳橙汁果菜汁快遞進太平洋裡
讓與物流公司長期簽約的一波波
海流，及時將它們宅配到你的餐桌

等你們色香味俱足後
它又去參加它一日一度的龜兔賽跑……

戴維娜（1985-）

●雪下進來了

老人沒有點菜，他點了一場雪

五十年前相親的傍晚，他和她對著菜單
你一道菜我一道菜，輪流出牌
雪下進了鹽罐，火鍋，玫瑰旁的刀戟
他們堅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年輕的人

快愛與慢愛，就像左翼與右派
他每週五去布爾什維克俱樂部
她一再嚴申婚後柏拉圖
新世紀和雪一道摻進鵝絨被，堅固大廈，
以及——心的縫隙
他們都把硬幣翻過來了

還剩點時間，只夠迷戀一些弱小的事物
弱小，卻長著六隻恒定的犄角
他一個人坐在靜止的小餐館
雪下進了火柴盒，抽屜，冰冷的屍櫃
他們曾揮發在某個夏天的年輕，潔白地還回來了